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59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文藝

打回老家去

大江南綫

大上海的一日

大戰側影



大象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打回老家去
大江南綫
大上海的一日
大戰側影

虞和平 主編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59

文教
文藝



人民教育出版社

去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 戲劇集 —

張庚編

1936

打回老家去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編者：張

庚

出版者：戲劇出版社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七一號

總經售：讀書生活出版社

電話：三〇三二五號

每冊定價五角五分

一九三七年三月版

目次

尤兢

太平年

豐收

狂歡之夜

易揚

打回老家去

旅岡

水

禮物

目次

一七三

一三二

一一〇

六六

四一

一

章 泯

殘芽.....一九〇

毒藥.....二一七

(原名「東北之家」)

陳明中

沒有牌子的人.....二五八

星火.....二七三

張 庚

秋陽.....二〇二

(原名「父親和孩子」)

後記.....【一】【二】

太平年

尤兢

人——

王朝奉

朱家西

李老板

蔣三爺

信差

老頭兒

太平年

咳嗽病婦人

青年男子

看熱鬧的男女老少，閒雜人等……

地方通信記者——黨部人員

鄉人甲，乙

保衛團巡查隊小隊長

團丁

一

打回老家去

二

警佐

大司務

警察

景

熟悉江南鄉鎮當舖情形的佈景師，可以在導演的同意下自由地處理本劇的佈景。必要的東西是一座高而暗舊的櫃台，櫃台裏面須有抽斗；一扇通店堂的穿堂門；牆上掛一個極大的「當」字，字左有「記李裕泰當舖」和「今日洋價×千×百×十文」的牌子各一；當字右邊貼一張「天地玄黃……」的代月號碼；老殘的日歷上繞着陰陽合璧而顯着較大的「十二月廿四」這一頁。

幕

王朝奉袖着手兒，併在櫃台上，注視當棉袍的朱家西；朱憂愁地在作嚴重的打算。沉默中祇有觀眾看不見的李老板在櫃堂里踢踢搭搭地打着算盤珠兒响。

王（當舖朝奉特有的那付吃人似的尊容上，表示對這位不識相的當客討厭了）怎麼樣主意

打定了沒有？

朱 求求你加一點吧！一塊三毛錢，實在太少了！

王 還太少？（提提櫃台上的棉袍）這是棉袍呀，不是龍袍！

朱 呃，先生，這是新棉袍呢！

王 我比你識貨得多！縫一件只消幾個錢？（把棉袍一推）

朱 （深怕牠掉下來，地雙手去承托，可巧沒有掉下來。他意識地撫摸了一下，自語地）真是，實在沒有法子過年，才拿來當的！要不，這樣冷的天氣……

王 （鄙視地看着高的天花板說）我看，你也別過什麼年了，棉袍留着穿穿吧！（回過頭去看店堂里）這樣冷的天氣！

朱 （急了）先生，求你幫幫忙，寫兩塊錢行不行？

王 （頭也不會回過來）不行，（搖頭）不——行！

朱 唉！要是沒有法子，也不來麻煩你了。你行個好，加一點（停）……多寫兩毛，湊一塊半也不行嗎？

王（回頭）喂！你這人真麻煩。要在平時，多寫幾毛倒也可以。但是今天，臘月廿四了，過不了年的人，大家多拿東西來當。鄉村鎮上人除了棉衣棉被，還有什麼呢？倒不是棉貨不值錢，實在沒有這麼多的房子堆它……（隨便拿起一張報來看）

朱（完全失望了）好，不當吧，反正一塊來錢，也不頂什麼用。（把棉袍披在身上，一邊扣，一邊走出去）

王（在報上發現了什麼）李老板快來看！

李什麼事……呵，慢點，我這筆賬……眼（算盤珠子又响了幾下，才見他立起來）什麼事？

王（示報）喏，你看：城里鼎康錢莊倒閉了！

李（驚）呀！開了五十多年的鼎康怎麼也倒閉了（看）唔，「週轉不靈，宣佈清理」……喏，還有，唉！元豐當舖也完了……（哭一樣的吐出）「止當候贖」！

王什麼元豐元豐？是城里唯一的當舖呀！

李想不到今年的年關要過得這樣慘……豐收的江南，却比過去那一年都窮了！元豐不穩，那末

本鎮的元豐恆估衣店也要跟着動搖的！

王 李老板，我們跟鼎康的往來怎麼樣？

李 唔，和元豐沒有往來。大約虧鼎康三伯多……（盤算地）今天廿四，小年夜，還有五天……王朝奉，看上去，年內是只有當進，沒有贖出了！你扣得緊點，只消不讓現洋流出過多，我們還可以過太平年的！

王 不要緊，雖然當多贖少，可是當本都很輕。今天在半點鐘之內已經十九注生意了，——這抵得平時三四天的交易——不過其中就有十六注是當的棉衣跟棉被。

李 棉衣，棉被，更應該扣得緊點。這樣寒冬臘月當棉貨的，多是沒有能力再贖的人！

王 這我知道。方才你沒聽見一件八成新的棉袍，我出價一塊，加到一塊三，就死都不肯再加。沒當成，他就穿走了。

李 唔，儘管扣緊，當不成再好！
王 這，我知道。

(蔣聳肩打恭地進來，手里拿着一捲紙)

蔣 嗨，王朝奉，凡是棉衣棉被，一律不許當！

王 呵，蔣三爺，不是開玩笑吧，怎麼不許當舖當棉貨呢？我們這樣的鄉鎮小當舖，不做棉貨生意，難道還指望跟鄉下種田人做珠寶交易麼？

蔣 誰還有功夫跟你開玩笑，區長家里出了案子了！(把手里的紙捲拋上櫃台)這兒有「公事」。

李 (立起)三爺，怎麼？請進來說。(招待他進來)

蔣 (誇張地)呵，了不得！區長家里出了案子了，(走進櫃台來)而且這案子與你們當舖大有關係。所以……

王 三爺，什麼案子？

蔣 案子是這樣的：區長太太房里失竊了，偷了不少東西！

王 區長太太房里失竊了？什麼時候？

蔣 是昨天晚間的事情，今天早晨發覺的。

李 區長太太沒有睡在房裏麼……保衛團怎麼不出來抓賊呢？——小小的毛賊都逮不住，那末大股土匪來了，保衛團怎麼辦？

蔣 所以，你聽我說呀！昨天是商會會長公子的喜事……

李 唔，唔。

蔣 原來看守區長公館的保衛團團丁，都到劉會長公館去保衛新房了……蔣區長跟區長太太在那邊吃了喜酒，又打了牌，天亮的時候才回來睡，賊就趁這個機會，偷了不少東西！

王 多些些什麼呢？很值錢吧？

蔣 值錢，值錢，多是貴重東西。所以，慢慢兒，你聽我說。

王 你說，你說。

蔣 （一貫地誇張）蔣區長的皮袍子，大衣……

王 乖乖，不少呀！

蔣 還有，你聽我說，還有區長太太的叫什麼皮，（想）呵，什麼毛的旗袍。還有手鏈，皮夾子。還有皮

夾子裏的鈔票！

李 還有鈔票？幾塊錢？一張的多少張？

蔣（低聲，私語地）是這樣的：前天沈校長來向區長商量借點錢去開銷學校欠的店賬，區長太太說「沒有錢」！所以現在失竊了，區長太太也不肯說倒底偷了多少鈔票！可是看區長的臉色，恐怕皮夾子裏至少也有好幾百吧，所以……

王 真了不得，這賊可交了好運了！

蔣 所以，還有呢，這些金不要緊，還有區長太太的一個玉鐲子，最寶貴，最值錢！說是區長太太的一個闊朋友送給她的，所以……

王 那一定很值錢咯！

蔣 是呀，所以說玉鐲子是寶貝呢！

李 這個賊一定是外路來的好本領朋友，專偷闊人家的貴重東西的。

王 前幾天不是到了大批外省逃荒來的災民難民，住在東嶽廟里麼？我說這件失竊案，一定是

他們幹的。

蔣 不住在東嶽廟裏的災民難民，有保衛團看守得動都不許動，他們那裏還會出來偷東西。所以你聽我說呀，偷區長太太房里的是本地人，（做神做鬼地把他們兩個頭接近來，輕聲地）說不定還要出更大的盜匪搶案呢！

李 （驚）呵，你何以見得？

蔣 所以，你聽我說呀！多是因為這幾年來世道人心太壞，人心一壞，所以就窮了，壞人一窮，所以就只有一條路，借借不到，就強借；再不成就偷；偷不着，就搶！前天德潤昌南貨店的小老板下鄉去收賬，不是就被土匪綁走了麼……所以，噯，我的話對不對？

王 （同意地）噯——這話對極！

李 那末，現在怎麼辦呢……但願能太平太平過年就好了！

蔣 現在，所以你聽我說：一方面叫公安局，保衛團派人巡街，捉賊追賊。一方面叫你們不許當棉衣棉被，免得這些窮人把棉衣棉被多當光了，飢寒交迫，挺而走險，再發生竊案。